

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再说标题的悬置

前次我以几部西洋歌剧里的唱段名字，试图来说明一下“标题”与“正文”之间的反差，导致标题几近于处于悬置状态。当然我还得强调一下，毕竟那些唱段的标题是翻译过来的，跟原来的标题从文字到语气到底是否完全吻合，还不敢断定。有时候，同样的字词，在不同的语言里，加上不同的语气，含义可能都会改变。那我们就以中国的作品为例再说一下这个话题吧，比如鲁迅小说。我以为，鲁迅多篇小说的题目都与正文形成相背而行的状态，标题看上去是个悬置物，却又与“正文”形成内在勾连。《狂人日记》里的狂人其人并非狂癫之狂，也非斗士式的狂，他本质上是个受迫害者。《药》里的“药”是“人血馒头”，小说恰恰要证明的是，它根本就不是药，将人血馒头当作药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评论员、大学教授

读诗有什么治愈感

说实话，刚看到这些新闻时，我并不是太相信，如今还有那么多人读诗吗？报道说，开学第一天，570万人次在抖音听叶嘉莹讲唐诗。抖音古诗词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178亿，李白成诗人“顶流”。——不是曾有人感慨“诗歌已死”吗？高考又不考写诗，读诗有什么用呢？现代人如此忙碌，有读诗的闲暇吗？直到读到复旦网红教授骆

玉明关于读诗的一段分析，我才找到了答案。他谈到如何对抗焦虑时说：“日常的冲突、日常的利益得失、日常的荣耀等，都是社会环境给予我们的一种压迫。每天都计算得失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被切割，被那种具体的利益、具体的得失切割得粉碎。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更大的一个空间当中去体会生活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就变得很小。历史是一个宏大的进程，我们的生命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壮丽的世界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理解了为什么读诗评论区总能看到这些评论：李白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，杜甫让我豁然开朗，王维治愈了我的焦虑，李商隐教会我如何反内卷，白居易让我放下了。——是啊，我们生活在日常的利益得失中，为之悲欢焦虑，而诗里丰满的人生世界，历经沧桑淘洗后，常能给人一种壮丽和广阔的视野，观古今之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，读诗时豁然开朗的治愈感，是无与伦比的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绕绕板与婚姻

在西非加纳认识了毕业于大学政治系的年轻女子阿曼姐，追求者众，可她心无所属。她说：“我在等待一个愿意和我一起坐跷跷板的人。”她侃侃地说道：“我认为，幸福的婚姻，就像是坐跷跷板，一上一下，彼此在生活中契合无间地互相配合，才能白头偕老啊！然而，目前的情况是，男人在外面放任无羁地荡秋千，女人挑起家里的一切粗活与细活，孜孜矻矻地把一切做得妥妥帖帖之后，还得呆呆地坐在跷跷板的一端，死守、死等，苦苦等那个快活得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男人回家来！在非洲，女人如果红杏出墙，是下流放荡；男人

同时拥有多个情妇，却被视为风流倜傥。非洲女性，必须彻底觉醒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，我们才能颠覆可怕的传统观念，换取男女平等的地位；更重要的是，建立一夫一妻的健全关系。”她以自己父母的婚姻为例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我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护士，她工余归来，还得把父亲伺候得周周全全。父亲呢，晚上想不想回来、要不要回来，母亲都无能、无法过问。最可怕的是，非洲女性竟然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！”改变与改革，都需要勇气，阿曼姐希望能当领头的勇士，改变婚姻的面貌、改革社会的陋习。她尝试在贫瘠的土壤里栽种向日葵，任务艰巨，但她知难不退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文学的力量

第一次去天津，想去的地方很多。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里的描述，成为充满韵味的城市背景，牵引着我的注意力。但能选择的去处限于时间，却很少。于是在海河夜游之前，在朋友的带领下先探访五大道。这个街区曾经是一片坑洼塘泥，1860年12月开辟为英国租界，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前清遗老遗少及富商、各界名流、北洋政府下野的要人陆续在此驻留，形成一片由五条道路构成的100多万平方米的街区，乍一看和上海西部街区建筑风格相似，大部分是欧陆的建筑风格，混杂着文艺复兴、古典主义、折中主义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，细节上又进行了自由的删减。房子并不高，却庭院深深，花木葱茏，私密性很强。时代更迭变幻，掩映在幽深寂静中的这些建筑却比曾经的主人留存得更久。傍晚从桑丘书店出来，街上忽然喧闹，才发现一条道上竟然有多个学校与幼儿园。

这次去天津，是参加20届“百花文学奖”的颁奖。它的前身是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，是国内首个采用读者投票方式评选的文学奖项，被誉为当代文学界的“大范围民意测验”。做了很多年的编辑，拿过许多责任编辑奖，但去典礼现场的很少，大多数都是一张证书。然而百花文学奖有一项传统，是给文学编辑颁奖。上一次参加“百花奖”活动记得是在乌镇。这一次我编辑的蒋韵的中篇《我们的娜塔莎》与东西的短篇《飞来飞去》获奖。坐在会场里，看着前后排的编辑同行，感受到文学所带来的那些美好的过往，有多么单纯又多么深刻的力量。就像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东西说的：“我会觉得自己是读者投出来的小说家，我的作品有读者喜欢。”东西认为，对写作者而言，获奖是一种鞭策，也是一次心理治疗。“写作不是为了获奖，但获奖一定能帮助写作者，鞭策你写得更好一点，不辜负这样的荣誉。”

【名著识小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《西游记》里，孙猴子哪一次最挫败？

《西游记》里，孙猴子哪一次最挫败？肯定不是大闹天宫后的五行山，那是虽败犹荣；而且，一个妖仙起了当玉帝的心思，被镇压是活该，后来他自己也伏罪了，求观音慈悲打救。我认为孙猴子最挫败的一次，是在平顶山。那一仗，他好不容易降伏了金角银角，还得了五件宝贝，更重要的是，这还是孙猴子第一次凭自己的智商与力量斗败了强大的妖怪，没有请菩萨也没有搬救兵（除了请玉帝帮了个小忙，那只能算加戏），因此行者心中，满满的成就感。但这种成就感，却被战争结束后跑来摘桃子的太上老君李老汉打得粉碎。原来自己尽取费心无数奔忙劳碌，只是翻了老官儿身边俩童子——当年闹天宫打碎炼丹炉时，正眼都不带瞧他们的！

而且这老儿还不接受“铃束不严”的指责：“不干我事，不可错怪了人。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，送他在此托化妖魔，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。”注意“借了三次”，说明太上老君一开始都不太同意这么干。总之，取经团队又当了一回楚门。想想都觉得冤，谁愿意老当楚门呢？还是hard模式的楚门的世界！不过，这种时候，取经项目负责人与战斗总监的情商还是分出了高下：低情商发言：“这菩萨也老大惫懒！……该他一世无夫！”高情商表态：“三藏称谢不已，死心塌地，办虔诚，舍命投西。”所以别说唐僧不配当悟空的师父，上古竞于气力，近世逐于智谋，论社会成熟度，悟空需要学习的，还很多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哲学家的迷人之处

这些天我在读贝克维尔(Sarah Bakewell)的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。作者对海德格尔的描述有一些戏剧化，但整体上来讲还是相对准确的。海德格尔是一位少有的哲学天才，他从胡塞尔那里继承了很多后来经由他发扬光大的东西。但我一直认为在海德格尔的人格中存在着某种

毒素，这些雅斯贝尔斯后来看得很清楚。因此，阅读海德格尔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讲，都是一次精神上的冒险。1934年海德格尔从弗赖堡校长的位置上下来，并不是因为他成为纳粹极权的反对者，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那模糊的哲学革命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对一位哲学家来讲，政治有时就是地狱，海德格尔带着一身的伤痛重又回到了他在托特瑙贝尔格的小木屋。远离了政治的角斗场，海德格尔重新进入了自己的哲学世界。他在晚年接受《明镜》周刊的采访时，以他作为哲学家的经历，阐述了自己的世界观——尽管他的有些观点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他的话语自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。也正因此如此，才使得这么多的人为此着迷。

●随手拍

街头直播

图/文 汪志



当下，自媒体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最近，笔者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文化体育广场街头看见一场“直播”，相当接地气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 ycbwbwyb@163.com

在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以学促干上下功夫见实效

实事求是